

棠荫有个水金子

□ 刘凤荪

我的外婆曾住在道士垅,那个村庄我经过很多次,数十年来都是非常荒凉的,偶然见到过的男人或女人也是陌生得如同天边人,让你无法有与其交流的念头。但这些人都是外祖母的家人。这个地方曾有两个女人嫁到了更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棠荫。一个女人生了个儿子,叫水金子。

这有点像一个故事的开头。

但就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故事。我和母亲就在夜的弥漫里沉默。

“您不会记错吗?他就真是叫水金子吗?”我的嗓子有些暗淡。

“在红子家住的时候我问过的”母亲很肯定地回答。

原来,妹妹红子在泗山住的时候,总有棠荫人去那里用鱼换菜。渔民长在船上劳碌,不缺的是鱼,缺的是地气,所以地上长的瓜果蔬菜,自然就很金贵。泗山人家在水边,但不事渔业,种着旱地和水田。于是就老有鱼、菜互换的把戏。红子就和一些棠荫的渔民熟了,其中一个女人,和红子年龄相仿,长得精瘦,黑得像非洲人。身上有阳光留下的膻气,这是棠荫人的共性。那个女人在县城出现,看到红子,有了寒暄。恰好那天母亲和红子在一起。母亲发现她是棠荫人,突然冒出一句:你那里有个水金子吗?

哦,有的,是个老倌,他有个孙子在县里读书,他老婆就在县里经营孙子的茶饭。

是吗?可是水金子只是个小孩呀,他怎么会老呢?母亲一遍遍的念叨,有时好似在问天,有时又像是问自己。

水金子带我去看帆呢,白白的帆多得像江鸥。

水金子,水金子。

水金子的事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墨点,而是在宣纸上落下的一个富含变化的墨印。

那天晚上,我老想,这样一个名字,为什么老在我的心里蠢蠢欲动?我肯定,我孤独的母亲,也在想那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就是涨大水的那年,我哥哥满周岁。有一天,水面上远远划来一艘船,两个女人袅娜着身子,打着桨,唱着小调,往岸边靠了。一个说是找米女子,她说是米女子的姨娘。一个是陪她来的,但她也有个结拜的老庚女儿是村里的小唐。米女子是我的母亲,那时母亲几乎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母亲是包婢的身份,被人民政府解救后才做了祖母的儿媳妇。祖母有些小觑我的母亲。凡有关母亲的一切,都被她认定是都是低品位的。突然有人竟然划着船,大老远地来找这个鸠集街上也没去过的儿媳妇,说是棠荫来的。这很令祖母讶异。棠荫是个岛,于祖母这样的农妇来说类似于戏文里的蓬莱。那里的人好活命,山上有柴,水里有鱼,人人活得不亚于神仙。这样地方的人来找米女子?真是今

古奇观。祖母很排斥这样的事实,于是对来人丢出一脸冷漠,好似来人就是狐狸精变幻的假棠荫人。祖母对来人不问茶、饭,不请坐,只是顾自掸蒲扇。棠荫划船来的女人就站在柳荫下轻声喊“米女子”,被喊的人就低着头站在祖母的身后,欣喜而木讷地说了“水金子,水金子”,不再言语。棠荫来的女人就笑了:“是呀,就是水金子,水金子要我来看看你呢,他自己没得空,跟了大网船,日夜在船上。”之后把两大捆炒爆米的线柴和好些采籽瓜留下,按母亲后来的话说就是生水也没有喝一口就悄悄地打着划子走了。线柴是好东西,划一根洋火就能劈里啪啦欢快地燃起明焰;采籽瓜当然更是好得难以言状。棠荫人走了,母亲擦去泪水,看一眼线柴和西瓜,之后望着那些湖面的乱晃的涟漪发愣。那个女人是母亲的姨娘,叫满菊子。我外婆的父母大约在生下我外婆后就厌恶生女儿了,就把外婆叫做凑菊,就是凑数的意思,当不得儿子。谁知后面还有女儿,这就满了!够了!满菊子的儿子叫水金子。这个,母亲在心里是不会忘记的。

水金子依然以一个顽童的形象刻画在母亲的心里。

那是某个天上起云,云起花的日子,湖面野野的歌声里泛来一个汉子,绰号疤子,说是鄱阳县三庙泉人。满菊子一连三个晚上去松林崖听疤子在船上唱歌。那男人唱歌一点也不好听,还翻腔走版,唱得崖边老松树窝里的乌鸦都不愿归巢,但他就是死劲唱。

后来呢,满菊子和棠荫一舍长,漏液跟疤子荡着船跑了。

那个女人再不会荡着船来了。

棠荫依旧有采籽瓜,针公鱼也依旧有,线柴依然有。走船的汉子说,那棵老松树也还在,甚至,远远看去,乌鸦窝也一如当年呢。

水金子依然有。但人家说那只是个老头。这个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

车水

唧呀

斗米

甘蔗

甘蔗苦

好摇橹

摇上街

接亲母

……

水金子在母亲的心里永远长不大,七十多年里水金子都只是一个和她一起唱童谣的顽童的影像。

有了山,有了水,有了人,有了友谊,有了苦涩的青青草味,有了歌。

白帆点点如江鸥。

这就够了,足可把夜点燃。满天的星斗在人心心里升了起来,照着草木大地。地上有的地方叫道士垅,有的地方叫棠荫,有的地方叫咀上,还有地方叫三庙泉,都是人活命的地方。



□ 阿詹/文 宋小勇/摄

回家的路

说短不短

从澳大利亚悉尼

到人杰地灵的九江

地图上看似几厘米

却要行程近万公里

横跨南北半球

飞越南海上空

途中或许还能俯瞰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岛国的风光旖旎

回家的路

说长不长

一衣带水的长江两岸

九江和小池隔江相望

一桥飞架南北

水路变通畅

桥南驰往桥北

十几分钟车程

便完成了江西与湖北

两省之间的切换

一座九江城

半城小池人

两岸人民早已验证

远亲哪能比得上近邻

回家的路啊

临近鼠年开始阻塞难行

一切皆因可恶的新冠病毒降临

宅家 防控 隔离

连接两岸人民的桥梁

为了坚决彻底的遏制疫情

也已封闭禁行

像候鸟定时进行迁徙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已深深溶进华夏儿女的血液

一路漂洋过海

飞越万水千山

当天涯终于变成咫尺

当家的视线越来越清晰

当家乡防疫办经过各类审慎核查

准予他们返回故里

疫情却让所有的交通工具

在桥的南端戛然而止

天 正下着雨

江面上水雾升腾

夫妻凝目对视

毅然拖着行李箱走进了雨里

从没有发现肃然挺立在江面上的

大桥是如此雄伟壮观

也没有在静寂无人的桥面上

好好看过宛如玉带般的长江

更不知1806米的正桥

走起来是如此漫长

仅仅因为回家的执着

就那样磕磕绊绊

70多分钟在雨中相伴

走到了离家最近的大桥北端

留下了这段注定让他们

刻骨铭心的非常时光

家 是避风的港湾

当你远航疲倦

随时可以停泊靠岸

家 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纵使浪迹天涯

心中始终有着别样的牵挂

回家的感觉 真好

一个人喝茶(组诗)

□ 卢时雨

炒茶

在一只只烧热的铁锅里
它们抱紧自己的身体
却捂不住体内的香气
那扑打着诗人鼻尖的茶香
那在大椿萦绕不散的茶香

它们一直跟着这些诗人
停在他们的头发、衣襟上
钻进了他们的身体、灵魂

涅槃

你们可以烘干我的躯体
却带不走我的绿
榨不完我抱紧的香
那可是我的魂
我在烘焙中枯萎,我没有死
这只是我的一次涅槃

你借我一壶滚烫的沸水
我就还你一壶碧波荡漾的春天

功效

母亲常说,茶能解毒
广告上说,茶能减肥、降血脂……

其实,他们不知道茶最神奇的功效

是治疗狂躁、虚妄,它能压下
浇灭我们心头的怒火
对孤独症患者,它的疗效更加明显

你的名字

默念你的名字
我就看见晚霞满天
看见大椿广袤的茶园
如一片茫茫无际的森林

我端起小茶盅
轻轻地抿一口
又一次念诵你的名字
像个一手捻着佛珠
一手敲打木鱼的僧人

噙住故乡的春天

我不喝碧螺春、信阳毛尖
也不喝铁观音、正山小种
不喝的茶多得数不清
这些年,无论漂在哪里
我只喝母亲寄来的茶

在清晨的茶园,母亲的手指
在茶树的枝叶间翻飞
叶片上晶莹的露珠纷纷滚落
此刻我的嘴唇噙住一片茶
仿佛噙住了故乡
湿漉漉的、芬芳四溢的春天

一个人喝茶

一个人喝茶
从早晨喝到夜深
刚开始茶苦得难以下咽
他不嫌弃,甚至有点喜欢

临近中午
茶渐渐有了甜味
茶叶也渐渐安静
不再浮浮沉沉

一个人喝了一天喝茶
喝得夕阳下沉
一个人喝了一辈子茶
喝得白发苍苍
喝到后来,茶不苦也不甜
像他波澜不惊的生活

